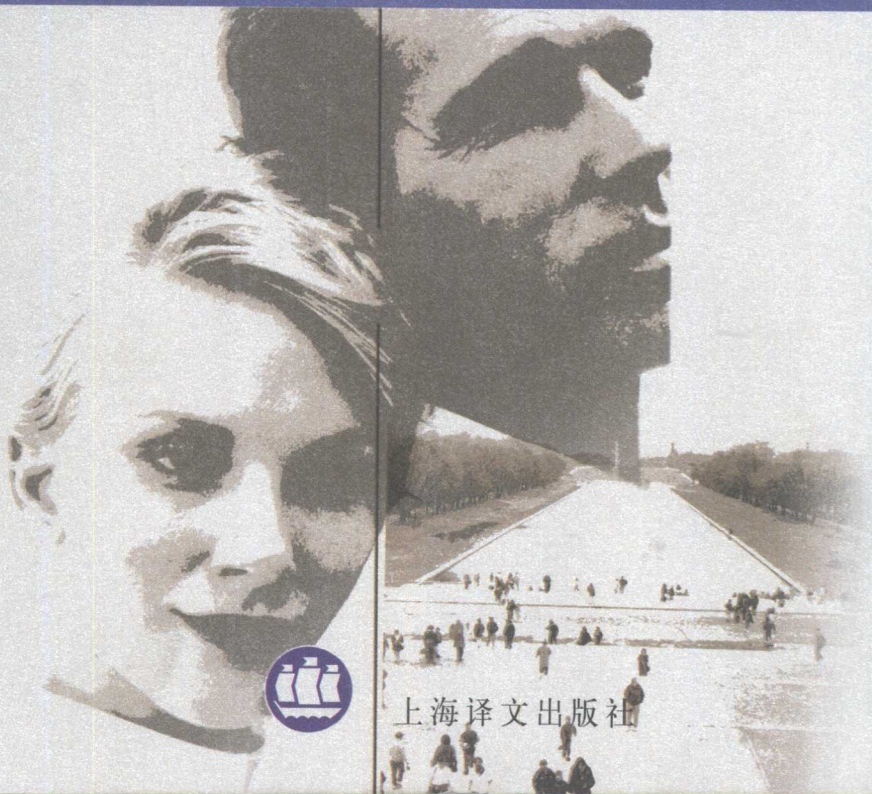


现 当 代
世 界 文 学 丛 书

华盛顿广场一笑

Smiles on Washington Square

[美] 雷蒙·费德曼著 林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盛顿广场一笑 / (美) 费德曼 (Federman, R.) 著; 林涧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4 (2001. 8 重印)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书名原文: Smiles on Washington Square

ISBN 7-5327-1552-3

I. 华... II. ①费...②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137 号

Raymond Federman

SMILES ON WASHINGTON SQUARE

Published by Sun & Moon Press in 1995.

Copyright © 1985 by Raymond Federman.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1998-213 号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选收现当代、重点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名作, 暂定三十种。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社会和主要文学流派的风貌, 并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

华盛顿广场一笑

〔美〕雷蒙·费德曼 著
林 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插页 5 字数 92,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 - 10,000 册

ISBN7-5327-1552-3/1·924

定价: 9.40 元

为了林润和她充满友谊的微笑

雷蒙·费德曼为中译本加题

1987年6月

雨下了四年，
十一个月，零两天。

——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献给乔治·钱伯斯
及其所有无端的重复

《华盛顿广场一笑》

雷蒙·费德曼(1928—)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后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

《华盛顿广场一笑》发表于1985年,是作者迄今为止最成功、最完美的一部实验性小说,曾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品以非传统的文学体裁和结构展开了一个“既是又不是的爱情故事”。它在挖掘小说的语言潜力和展现新的小说形式上堪称是后现代派文学的经典。

第一章

穆瓦诺和苏塞特的

故事。他们的爱情故事。应

该说一说。其希望之强烈，其可想而

知的失望之忧怨。应该说一说。不是如此，便

是那般。他们最初在纽约相遇，是在三月的一个下午。

也许是在二月。没什么非同寻常。几乎是相识了，彼此在同一地点，同一时辰，然而那一天他们并没有说话。没有。他们相视一笑，仅此而已。那是匆匆的会意的一笑，似乎他们知道，他们命中注定日后会再相见的。

这最初见面时的相视一笑，按情理也是说得过去的，尽管那天他们并没有说话。但是他们毕竟面对面地相见过，这是一定要记住的；因为后来当他们炽热的感情达到高潮时，他们往往会回忆起这会心的一顾，这即兴的四目相对，以及那象征未来情投意合的相视一笑。这并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古典派的闪电式爱情。要不就俗而寡味了。相反，他们在匆匆的相对一笑中，立刻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心心相印之感。这就有了一个足够好的开端，尤其是那一天他们彼此都感到寂寞，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就说他们相遇的那天是星期二，几乎是相遇了。就说那是一个下雨天。而且大雨倾盆，那是由于心情的缘故。管它呢，伤心

的爱情故事总是发生在雨天。愉快的也一样。总是有其原因的，尽管不必是形而上学的原因。就说他们在街头相遇了。纽约市的某一个街头，在市中心一带。

华盛顿广场。没错，那便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萍水相逢，相视一笑。纯属偶然的相遇，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相逢那般，尤其像那种掺合进感情的相遇。不过，也许那天并非星期二。倒可能是星期三，或星期五。唉，一星期中究竟是哪一天他们见的面又有什么关系呢？谁在乎呢。然而那一天，穆瓦诺和苏塞特几乎相识的那一天又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天啊！

天在下雨，大雨倾盆。至少这是肯定的。要不然气氛就不对头了。是的，大雨如注。

苏塞特不在乎下雨。她有雨伞。只是雨天往往令她多愁善感。也许与她的性情有关。苏塞特是那种心情能顺其自然的人。那倒并不是因为她来自乡村的缘故。恰恰相反，她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波士顿女人，只在危急关头方遁入自然，比如说，当她第一次堕胎以后为了克服心理上的打击，或在她第二次离婚期间。第一次离得太快，几乎来不及留有田园式的回顾余地。苏塞特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然，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她的曾祖母逝世后竟把全部的遗产都留给了她，这又会令她左右为难了。

穆瓦诺讨厌下雨天。那是因为他的头发和他的裤子。他从来不戴帽子，从来不戴，除了当他在服兵役期间。那是纪律。那可憎的军士帽和笨重的头盔把他的头发都压扁了。他也从来不带雨伞。从来不带。所以那一天他闷闷不乐，因为那讨厌的大雨弄乱了他的头发。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他把它一直梳到脑后而不开叉，留得很长，垂至颈根，还留了个鸭屁股。那是时髦的款式。他为他裤子的皱纹也感到很不痛快，因为这使他想起了他服

兵役的日子。两年在那该死的伞兵队里的日子。是啊，当了两年
的兵。他退伍不过数月，一切都还记忆犹新。那不幸的两年里有
一年是在海外，在远东。那一定在像穆瓦诺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留
下了某些印记，苏塞特日后会觉察的。确实，当他们逐渐亲密起
来后，她实在忍受不了他的习性，她看着他解开纽扣，把衬衫挂
进她的衣橱，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指头衡量衣架与衣架之间的距
离，并把每一只衣架都朝同一方向对齐，这就是军队生活在他身
上留下的烙印。反正，他对雨天的厌恶，对他头发的厌恶，对他裤
子的皱纹的厌恶，军队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这些看来似乎都
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却发人深省，真的很发人深省。

穆瓦诺可以带一把雨伞，这样就免得因为下雨而心情沮丧
了。再说雨伞并不太贵，即便对于手头比较紧的人，比如拿穆瓦
诺来说也并非贵得买不起。这可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没钱又
不是犯罪。通常这只是临时的拮据而已，不会活不下去，尤其在
美国，各种各样料想不到的幸运机会一下子就可以使穆瓦诺这
样的小伙子摆脱经济上走投无路的困境。谁说不是呢，这一天可
能就是他交运的日子，尽管是个雨天。

是啊，穆瓦诺可以在雨天带把雨伞，哪怕一把旧伞也可以免
得因为淋湿了头发和裤子而心情沮丧。在纽约，带伞的人不少，
三月里，或是二月里。在欧洲许多大城市里也是如此，伦敦，巴
黎，汉堡，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啊，对了，阿姆斯特丹，那里常
年是湿淋淋的。穆瓦诺倒是具有一些这样的国际见识，且别因为
他眼下的处境而小看了他。也许他还未曾游览过这些令人神往
的城市，但是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去的。带着苏塞特。那该多美。

穆瓦诺是在欧洲出生的。是的，巴黎。那是他居住的城市，
也是他苦苦求生的地方，直到十八岁，他才移民来美国。至于原

因么，等他们熟悉以后，苏塞特问起他的过去的时候，他会说给她听的。苏塞特并非是那种刨根问底的女人，不过既然她同一个外国人相好，至少她要知道他的来历。但是，现在之所以要提到穆瓦诺是在法国出生的，是为了避免接下来造成疑惑，以免作不必要的后补性解释。

这意味着，穆瓦诺说英语时带有一种口音，法国口音。可许多同他接触的美国人却反而觉得他的口音不无魅力，而且富有性感。这样在某些社交场合反而对他有利了。

有一次穆瓦诺买了一把雨伞。那是出于无奈，或许是为了那份安全感。一把很贵的折伞，黑绸伞面，包皮伞柄。他把它遗忘在42街的电影院里了，他常在那地方度过雨天的下午。此后他赌咒再也不买伞了。简直是浪费。而且，在爱情故事中一旦提到雨伞，它的阴影就会挥之不去，而且很快会产生一种不讨人喜欢的象征性意义。这是因为，按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潜意识的思想活动不仅自觉地表达在不可排解的思想之中，而且也表达在不可排解的视觉形象之中。后来这情形果然使得穆瓦诺和苏塞特的关系复杂化了。所以穆瓦诺情愿挨雨淋，也不愿撑伞，哪怕这样会弄得他心情沮丧不堪。

他同苏塞特相视一笑的那一天，他的心情肯定很沮丧。苏塞特也同样心情沮丧，但并非出于同样的原因。穆瓦诺是因为手头没钱，也没工作，眼看就要从布隆克斯他居住的连家具出租的公寓里被逼而迁了。苏塞特则是因为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危机状态。对于这些原因，他们俩当时是不可能自知之明的，何况那一天他们并没有交谈。然而，这也不等于说他们不会发生感情上的纠葛，不管怎么说，穆瓦诺既然没有工作，那他就有可能在一个工作日，而并不一定要在周末，向苏塞特报以

一笑。

失业的穆瓦诺整天在城里的街头东游西逛。更糟的是，他还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用官方的话说，那是同他退伍后所做的工种有关。反正运气不好就是了。对穆瓦诺来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样，工作日无所事事，他就市里闲逛。两个星期以前，他失去了最后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尽管天在下雨，他照样能一路走到华盛顿广场。

他喜欢在华盛顿广场散步。为的是感情上有所寄托。他每次孤单地出门散步时，总带一大块面包，用面包屑喂鸽子，并同鸽子说话，他瞧着那拱门不免有点怀旧，想起另一座拱门，他老家巴黎那座荣耀的凯旋门。华盛顿拱门当然小多了，也不如五角广场那一座拱门显赫。但是对于穆瓦诺来说，自愿流放异国已经五年，而且其中有一年，前面已经提到过，是在远东度过的，所以能见到他曾经热爱的任何相似之物，即便不尽如人意，至少也是一种安慰。

当他们成为情人以后，苏塞特不免为穆瓦诺不时袭来的忧郁症而担心。这种忧郁症，他自己称之为“怀乡病”。她对他说，尽管一个流落他乡的人内心是一片空虚，既不可接近，也不可捉摸，但既然在美国，人就要克服这种懦弱的倾向。可这对于穆瓦诺来说谈何容易。正如他渐渐不无痛苦地发现，在美国这块国土上，幻灭所带来的力量未经成熟便消失了。旧式的感情和不安的姿态在这块土地上明显地滋生出来。至少这是他凝望华盛顿拱门时所产生的感想。周围都是鸽子。

总之，凯旋门是伟大的拿破仑建立的。是的，一八〇六年二月十二日。对于穆瓦诺来说，知道这日子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记起他所学到的点滴法国历史知识对他甚至也是一种安慰，他

十二岁那年就由于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不幸的境遇而不得不辍学了。

苏塞特经常会问起穆瓦诺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俩热烈相爱之后促膝谈心的时候。他也会问起她在波士顿度过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爱情故事里总是充满着双方对于往事的回忆和私人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爱情才具有吸引力和深度。

穆瓦诺所不知道的却是，华盛顿拱门是一八九二年建的，那些富有的殖民者在这座拱门上留下了他们的尊严和风格的最后遗迹。苏塞特当然知道。这是她传统的一部分。她把这一切告诉了穆瓦诺，那天下午他们重游了他们俩最初相视一笑的地方。在他们相爱的过程中，这是他们经常作的情感朝圣。

在他来到美国的五年中，或正如他们在他们终于相爱的那天夜里他确切告诉苏塞特的那样，整整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可怜寂寞的日子里，穆瓦诺大部分时间都沉湎于独自的回忆之中，而并没有去接受任何知识，即关于他现在生存在其中的这个国家的那些有用的知识，这个国家也许还是他在未来的那些岁月中得继续生存下去的地方。当然，除非他决定自杀。这种可能他也暗自思量过，往往是在理智上绝望的时候。要不然，就决定离开这个臭气熏天的国家。

美国在穆瓦诺看来，是个大而无边、令人困惑的概念。嘈杂、混乱、拥挤、疯狂、渺茫。他实在受不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已经退伍的他常常想到离它而去。倒不是因为他在此失败了，而是因为美国令他失望。他是这么认为的。但到哪里去呢？不，不回法国。他在那里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任何可能会使他的生活有所改观。如有，那只会更糟。

至于自杀，苏塞特曾向穆瓦诺作过这样的解释。那天夜里他

们的关系已经接近那可想而知的失望的边缘，尽管双方当时都还意识不到，不过都感到非常的扫兴，穆瓦诺不无认真地建议同归于尽，作为他俩最后的归宿。苏塞特向穆瓦诺解释了一番，因为她私下里也常常在思考这一问题，她觉得采取自尽的手段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你看，亲爱的，让自己的生命留有余地就意味着成功的可能。留下没有过完的生活也许包含了你所追求的潜在的真谛。自尽者这么做是因为深信，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候结束生命，他们最终会取得真谛的。他们在希望的幻觉中死去。这种希望的幻觉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维持我们其余的人的生命的源泉。理智，这么说来，只是用来防止自尽的。

穆瓦诺点头称是。说真的，穆瓦诺与苏塞特难得有意见上的分歧。他发现她表达抽象观念的方式非常有趣。是啊，他努力保持着与苏塞特一样高低的修辞水平说，自尽，总而言之，是以一个虚假的答案去回答一个虚假的问题。

是吗，我倒不愿意这么说。要知道，亲爱的，世上并没有虚假的问题。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真实的问题。答案可能有虚假的，但问题不可能有虚假的。当然，问题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或愚蠢的，但绝不可能是虚假的。

对此穆瓦诺答道，我不懂。

瞧，苏塞特继续说道，她可爱的浅蓝色眼睛炯炯有神，好比如说，月亮是不是用绿颜色的乳酪做的并非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问题。

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这时穆瓦诺和苏塞特为他们对于自杀的问题所得出的幸运的结论而激动不已，情欲冲动，不由自主地同时伸出手去拥抱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着渐渐退到苏塞特小公寓中凹进去那一角

放床的地方。好一阵子，他们俩疯狂地徘徊在裸体的深渊口，最后才一头扎进极乐世界。

在以后的几年中，当苏塞特已经不在了但还未被忘却时，穆瓦诺这个俗气的乐观主义者也许深信不疑，即便他从前未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至少那一次他是遂了他的心愿。说到头，爱情和死亡最终是一回事。不管怎样，但愿他们热烈的拥抱充满忧怨吧。

自杀已不容考虑了，回到故国也是枉然的想法。于是，穆瓦诺重又陷入自己的回忆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一般总要成年累月，经过很长时间的自我消沉，一个异邦人才能和过去决裂，内心深处不再眷恋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儿也是他心理成熟的地方。

穆瓦诺声称他是在十四岁的时候才心理成熟的，那是七月里的一个夏天，他失去了他的童贞。或者说，他自以为是如此。因为直到今天他也不能肯定那一次在雇他做长工的庄园主的妻子的阴道口究竟是渗透进去了呢，还是过早的排泄。那是战争时期。

不管怎样，他是这样向苏塞特解释的，因为后者不无好奇地要知道这个年轻幼稚的小巴黎人怎么会在战争期间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庄园里干活，并且怎么会这么早熟，居然同庄园主的妻子勾搭起来。

是这么回事，穆瓦诺竭力分辩道，在占领时期，我是那个庄园上唯一的男子，因为所有的男子汉，我是说，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转入地下，打仗去了，不然便都关进囚徒集中营了。

穆瓦诺是那种老是不能摆脱幻想的纠缠而沉湎于胡思乱想的青年。在他的头脑中，虚无飘渺的幻想总是凌驾于井然有序、

确凿无疑的事实之上。这是他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是穆瓦诺在头脑中也好，在生活中也罢，都从来分不清什么是记忆，什么是幻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事实没有兴趣的原因。苏塞特常为此感到遗憾。

一天深夜，他们讨论一部刚看过的外国电影“塔利亚”，是关于一个雕塑家生平的故事。穆瓦诺坦白地说，他常常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诗人。苏塞特对他说，好吧，谁说得准呢，不定哪一天你也会成名的。也许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或有名的音乐家但绝不可能是作家，因为你没有语言的天才，尤其是英语的天才。但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或音乐家还是有可能的。但在你四十岁之前是不可能的。而且，你对事实不开始重视起来的话，是不会成功的。生活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是啊，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只要你的智力跟上你身上那些未加思索的经历，只要你明白生活并不是依稀的感情和想象中的境界，而是由历史根源的具体事实所组成的。

到那时候，苏塞特会提供给穆瓦诺许多事实，因为她知道许多事实，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她对于事实的掌握简直惊人。是的，苏塞特是一个很重视事实的人。她一向是这样的。当她还只有六岁的时候，她就能够背出所有四十八个州及其首府的地名。而且她有机会便喜欢同人分享她所知道的事实，所以穆瓦诺和苏塞特相识也是一种收益。使他能得到必要的一种智力上，也是感情上的教育。

比如说有天下午，喝着咖啡，苏塞特随便问起穆瓦诺，你知道不知道伊瑞运河是一八二五年开凿的。第一条运河上的船，赛内卡主轮，从水牛城启航的时候，带了两小桶伊瑞湖的湖水，后来这水就倾入纽约湾的大西洋了。情人们在一起喝咖啡，往往不

是交换事实，便是回忆趣事。穆瓦诺和苏塞特也不例外。这是在他们情欲冲动的时刻镇静情绪的一种办法。喝一口咖啡便可中断肉体的冲动。抽烟也一样。所有的情人只有在他们停止情欲的非分之想的间歇才是清醒的。

穆瓦诺和苏塞特在他们相爱的故事中经常在一起喝咖啡。也经常一起抽烟。高乐士香烟。

穆瓦诺总爱抽法国烟，甚至在美国住了将近五年还是不改。法国烟比美国烟稍贵一点，而且许多杂货铺还经常没有。但是抽起来味儿好多了，他对苏塞特说。因为苏塞特最初对他衣服上和嘴里的那气味有点反感。穆瓦诺往往要跑好远的路去买他的烟，这在他们最初相识的几个星期里简直使苏塞特恼火。

然而，一旦当他们亲密起来，苏塞特便很快放弃“抛尔锚尔”改抽“高乐士”了，尽管开始她觉得很难抽。味儿太冲鼻，烟丝又裹得松，一片片的烟丝粘在舌尖上，而且她也不喜欢那深黄色的烟痕留在她的指尖上。不过她很快也就习惯了，最终居然喜欢高乐士胜于其他普通牌子的美国烟了。

穆瓦诺和苏塞特喜欢替对方买烟。噢，对了，亲爱的，我今天在市区替你买了高乐士，苏塞特脸上带着快活的笑容说道，我也买了，穆瓦诺也兴高采烈地记了起来，一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几包烟来。这也是他们俩互示关心和爱慕的一种表示。

他们在爱情的极乐中一夜之间能抽掉整整一包高乐士，这是经常的事。不过他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交流得最多。事实上，如果他们在华盛顿广场上开口交谈而并不只是相视一笑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一起去喝咖啡的，这样也可躲一躲雨。也许去第五街那家斯拉夫特咖啡馆。那是苏塞特最喜欢的咖啡馆。要不，他们或许会去苏塞特住的公寓，就在第一百零五街河滨街和

城西街之间。那倒并不是说，他们立时就会发生关系，虽说并不是没有这种欲望。只不过苏塞特觉得在她家里比较舒适，所以更喜欢有人来访而已。

当他们再次相见时，他们最有可能去的地方便是去斯拉夫特喝咖啡，而这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姑且说，那是他们在华盛顿广场上相视一笑之后的两三个星期后的又一次巧遇。但这一次不在市中心。可能在洛克菲勒中心。噢，对了，在法文图书馆。穆瓦诺偶然在那里看一本神秘的武侠小说，苏塞特恰巧在那里询问西蒙·德·布瓦尔的最新小说《名仕风流》。她的法文很好。她小时候在瑞士一家寄宿学校里学过法文。具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应有的修养，她后来向穆瓦诺解释了，因为他要知道她是从哪里学得这么好的法文。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候，她温柔地补充了一句，眼神却黯淡下来。

你要知道，穆瓦诺评论道，一个美国人的法文这么好可真是难得的，我是说，法文是那么难的一种语言。但愿我的英语能说得那么好就好了。

是啊，也许那是他们相遇并交谈的地方，法文图书馆。两三个星期后的再次意外重逢。这一次他们肯定一起去喝了咖啡。这初次的怡然交杯带来了以后不知多少次这样的插曲，直到失恋为止。

要不要咖啡？当他们重逢并相爱之后，穆瓦诺到苏塞特的寓所来看她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是这么问。在苏塞特这方面，请他喝咖啡其实是为了推迟肉体的接触。这倒不是因为她谨小慎微，也不是因为性交使她害怕。那是因为她需要慢慢地才能放松。苏塞特相当敏感，而又不无羞怯。虽说她比穆瓦诺年长，当然也更老练，可是每当她和男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便会从羞